

张克鹏 著

本是同根

作家出版社

张克鹏 著

本是同根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本是同根 / 张克鹏著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8

(21 世纪文丛 / 凌翼主编)

ISBN 7-5063-3606-5

I. 本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5275 号

本是同根

作者: 张克鹏

责任编辑: 天 宇

装帧设计: 日 月

出版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20 千

印张: 10

版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606-5

定价: 26.8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一部紧贴农村现实生活,挑战并改变五十年发展观念的书!

一部致力彰显时代精神,奠定并开掘农村发展新思路的书!

一部两代人心理碰撞,是非难辨,曲直难解的书!

一部多角度透视人性,善恶兼营,去伪存真的书!

一部标新立异,全方位刷新视野的书!

一部突出重围,艰难中挣扎面世的书!

内容介绍

四十一岁的马之宗，刚上任日和县委书记，就遇上了一大“阻力”。功大于天，形同于神的四伯马天成，爱民成“癖”，逼着上马心仪多年的穿山渠工程。因穿山渠工程投资巨大，效益缓慢，虽是“民心”工程，但它影响了日和县的整个发展速度。马之宗认为它是一个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工程。围绕穿山渠工程上马、下马，马家新、老两代共产党人展开了善意的、观念上的激烈碰撞。在复杂的环境中，马之宗审时度势，艰难驾驭，进退有度，刚柔并济，披肝沥胆，攻坚克难。投资数亿元，建成大型铝厂，完成老城改造和移民新区工程。拉动了全县的经济增长点，使多年的矛盾不攻自破。书中新旧观念交叠，党性人性碰撞。在挑战和改变中国农村五十年发展观念的基础上，真实反映了两代共产党人亲民、爱民，外部冲突，内在和谐的热血情怀；具象描绘和深刻挖掘了现实生活中各色人物的内心世界。是一部颂扬与忧思并存的长篇新作。

主 编 凌 翼

责任编辑 天 宇

封面设计 日 月

E-mail Thsywh@163.com

第一章

1

A省共青团青阳市委书记马之宗，在团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上整整呆了八年，呆得他心里冒烟般着急。

最近一次机会，把他卷入了日和县县委书记四人赛的竞争行列，因这四人的内外竞争力都很强，青阳市市委书记杨力舟，一直宝中选宝，举棋不定。

这天，红彤彤的太阳刚刚升起来，马之宗刚刚把牙缸、牙刷放到卫生间的梳妆台上，他的大哥马之玉就把一个急切滚烫的电话打了过来，马之玉时任A省纪检委副书记。

“之宗，我侧面了解了，组织上决定让你担任日和县县委书记，调令马上下来！”

“哥……”热泪一下子哽住了马之宗的喉头。

马之玉说：“之宗，我猜想组织上选中你，是让你

解决日和县一个潜在的难题,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!”

马之宗说:“哥,不瞒你说,我有!”

“好!好!”

放下电话,马之宗的心里仍有阵阵狂潮在翻卷。他想:大哥是个“外举不避仇,内举不避亲”的性格。这么多年我这条蛟龙一直卧在沙滩上,那是因为大哥……到了日和县一定好好干!一定把自己的能力显出来!一定实实在在地给日和县的老百姓办点实事!绝不能给大哥丢脸!

2

日和县、月和县、星和县,简称三和县。因三县在地理结构上呈三角状,有点类似三国时期的魏、蜀、吴,加上历史上三县之间,总有一些拉拉扯扯的事连着,所以,人们习惯称三和县叫小三国。

日和县有点像魏,位置居北,面积广阔,一边紧靠太行山,境内或山峦叠障,或丘陵起伏。山峦地域约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,丘陵地带近一千七百平方公里,平川面积七百多平方公里。总面积三千六百多平方公里。面积如此广阔,人口却仅有六十八万。其中,约四十万人口集中在县城和县城周围的平原乡镇。前些年为改变大自然落后面貌,解决土地严重干旱和交通严重不便等问题,在原县委书记崔柏芝的带领下,全县上下掀起了大办水利和改变交通状况的运动。筑路、架桥、凿山洞、修水库、建大坝、拦河造田等群众性运动轰动全国。淳朴的山民们从沸腾的热血里

迸发出的那种火样的激情,很快使贫穷落后的山村面貌,有了历史性的跨越和改变。进入改革开放的岁月,这里的人们好像是一直从过去的那种观念里挣脱不出来。一谈到发展就是在山上做文章。尽管几任县委书记、县长,也说尽了赶时髦的话:解放思想,更新观念,实干加科学,会跑会送会引大项目就是大干社会主义,跳跃式发展,超常规式发展等等,但落到实处,总是效果不明显。没有办法的时候,他们就真假掺半,泥沙俱下,真正过不了关的时候,就靠吹大牛!层层党政领导吹,县委书记、县长把各乡、镇、局一把手,挤在会议室,像县官过堂样,逐个问能否达到某某指标?达不到,离位!吓得各乡、镇、局一把手,一边身上发抖,一边讲假话:“能!能!”会后,乡、镇、局一把手聚到一块说:“奶奶的,现在说假话,比不得一九五八年。那个时候,说假话不报税,现在说假话可是要报税哩!”就这样,日和县的经济实力一直未能上去。

月和县在日 and 县的南边,与日和县山、地、水接壤,实实在在是一衣带水。地形倚山势自西北向东南呈梯状而下,境内一条来自日 and 县的河流蜿蜒而过,一大片沙碱地,种树不长,种粮不收,从古至今,称不毛之地。月和县人口特多,村庄大而密,面积仅是日 and 县的二分之一,人口却达到了七十三万,可谓人口密集。学大寨的年代,这里的主要目标是赶日 and。结果,赶了几年,赶出了几座水库,几条水渠和几座铺满样板田的山头。正要朝大山深处“赶”的时候,改革开放的大潮迅猛而来。平原人脑子活,立刻从以粮为纲的壳臼中挣脱出来,效益的新理念,如一茬旺盛的绿苗,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,蓬蓬勃勃地长起来。种植理念、种植结构、种植手段开始从单纯粮食种植这条拥挤的小道上退了下来,独辟蹊径,以新的理念和手段,选择了多种经营的路子。种菜、栽

果树、种药材……什么划算就种什么！养鹿、养貂、养天鹅、养麻雀……什么赚钱就养什么！路多财源广，老百姓腰里的钱袋子，不仅撑开了脸上的笑容，也撑大了胆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国家突然发现这里是个巨大的天然铝矿区，投资三十几个亿在这里建了一座占地一百五十亩大的铝粉厂，从而带动了这里的经济。人们的目光注视点立刻从农业转移到了企业上。他们认为，发展经济还必须靠工业的轮子转，工业的轮子“转”钱快！于是，集体、个体、股份各种体制的企业，一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。于是乎，几年功夫，这里的人们富得山里流金，地上冒银。因此，大山里，该修的路没有修通，该凿的洞没有凿通。许多山民们不得被落后的自然条件，锁在贫穷的大门里，造成山里山外，穷富两重天。

星和县，处于日和县、月和县的东边。境内除连绵不断的丘陵，没有高山和深谷。这里有一大特色：这里的人们特别地敬仰关公、张飞。每五平方公里内就有好几座关公、张飞庙。节日来临，他们别的事情可以不干，但不能忘记去关公、张飞庙中作虔诚的祭奠！典型的文化土壤，长出典型的品德和个性。因此，这里的人们生来骨子里讲忠贤，重义气。因该县是鱼米之乡，加上地理位置正居月和县、日和县的东南方，人们习惯称它是小东吴。历史上，这里是响马贼的老窝。他们渐渐地把忠义演绎成了狭义。哥们之间，不管触动了谁的利益，荣辱与共，伤痛相连。因此，社会风气普遍不好，地痞作乱，干部腐败现象时有发生。

3

马之宗在家看了一整天有关日和县的材料，下午六点半钟，日和县的团县委书记杨德才突然打来电话。

“哥，兄弟在青阳宾馆略备小酒，想给你庆贺庆贺！”

“庆贺啥？”马之宗说。

“哥，兄弟做梦都想着你到日和县来。”杨德才说。

“德才呀，难怪不少人私下称你政界间谍，果然厉害！我去！”马之宗说。

马之宗来时，顺便捎上了时任星和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堂弟马之夏。

走进青阳宾馆的龙门厅，马之宗睁眼就看见一位大脑门，血头顶，体形微胖，动作略带殷勤的人。杨德才给马之宗介绍说：“马书记，这是日和县白水镇的党委副书记范嘉白，兼着将和村的党支部书记。将和村您知道吧？日和县惟一的一个亿元村。嘉白是省人大代表，省劳模！日和县显赫的大财主！介绍完了，我开玩笑，因显眼的地方太明亮，我们都称他老明哥”。

范嘉白笑着自嘲说：“中间溜冰场，周边钢丝网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地方保护中央！”

大家边笑边入席。

马之宗看了范嘉白一眼，感到这人挺顺眼，握了一下手就坐了下来。

接着，杨德才以范嘉白为起点，顺时针方向对在坐的各位作

了介绍：“荆台乡党委书记韩大年，乡长田亮，画家、作家、文学评论家尚云鹤！”

马之宗很谦和地与大家一一握手。

刚一坐下，杨德才就说：“马书记，荆台乡这三个字你熟悉吧？”

马之宗说：“咋不熟悉，从我小时候，我的四伯就天天挂在嘴上，我的耳朵里都快听出茧了，就是没有去过！那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韩大年摇摇头说：“不怎么样，全县最贫穷的地方！能出去的人都出去了，出不去的人，在家里硬受！”

马之宗说：“你们没有想法干点啥事？”

韩大年说：“没有水，啥事也干不成！”

杨德才说：“马书记，我今天想促成一件大事。”

马之宗说：“好呀，能不能说出来听听？”

杨德才说：“嘉白的意思是，荆台乡一直在那里旱着，老百姓一直在那里穷着，对于共产党来说，那也不是戏！他想跟韩书记，田乡长他们协商一下，让那里的老百姓迁下来，然后想法把荆台乡开发一下。”

马之宗说：“这个主意好呀！”

因杨德才没有向他们透露马之宗是未来的日和县县委书记，所以，在大家的眼睛里，马之宗还是共青团青阳市委书记，因共青团市委书记不关自己多少事，谈起话来，思想上也没有多少顾忌。

杨德才说：“韩书记、田乡长，范书记绝对是一番好意！人嘛，到了一定的地位，思想境界肯定是要升华的！富帮穷，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！”

韩大年说：“我们从内心很感激范书记，但说句实话，我们也

替范书记担心！荆台乡没水，开发什么呢？”

尚云鹤说：“开发的项目多着呢！比如建造一个神农架生态园！返古复新，这是现代人的心理！”

尚云鹤一身大画家的装束，白底红格广式休闲上衣，淡黄色广式休闲裤，配上一头黑中透黄闪亮的长发，在一般人的眼中，显得非常扎眼。加上他那无拘无束的性格，全然是一副潇潇洒洒的样子。

范嘉白说：“荆台乡那些古老的传说故事多不多？”

韩大年说：“荆台乡的传说故事很多，什么二郎担山赶太阳，盘古山等。”

尚云鹤摆动一下他那狮子样的头说：“只要有文人尚云鹤在，甭愁大山没有故事！神农氏没有来过这里是吧？咱们可以让他来这里看看，咱们还可以说，他不仅来过这里，还在这里住过，神农氏与这里的野人握过手，在这里撒下一把草粒，第二年春天，漫山遍野，百花盛开，每个花种就是一种名贵草药……还可以说神农氏当年就站在某某大山的下边，朝大山上喊了一声，遂有白猴、白虎、白狼、白蛇从大山里跑出来等。这些都是故事的引子，稍一加工，就是很动人的故事！这样吧，文化人爱作主张，韩书记您也甭说一千五百万元了，范书记您也甭说八千万元了，干脆一千万，五十年不变！今天把合同书一签，明天将和村给荆台乡老百姓划宅基地！啥事往前赶，休得优柔寡断扯大话，拖泥带水不利索！”

范嘉白说：“一千万元没问题！划宅基地也没问题！群众愿意不愿意迁移，这可是个大问题！”

韩大年说：“这两天乡里的干部，全力以赴到下边做工作，这是件好事，估计该没有多大问题！”

田亮说：“不一定！老百姓宁愿受穷，也不愿意改变他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！”

杨德才说：“报了几个菜？上齐了就开席！去范书记的车里拿两瓶茅台！”

范嘉白说：“车里没有茅台了！”

杨德才说：“就剩几瓶五粮液了。”

范嘉白说：“名酒没真酒！”

杨德才说：“那就来两瓶精装剑南春！”

范嘉白说：“你真是阎王爷不嫌鬼瘦！”

杨德才说：“你比钟馗爷还肥！”

.....

席间杨德才捧着马之宗到卫生间说了一句话：“马书记，你可甭小瞧范嘉白这个人，他表面上傻乎乎的，像个石人，肚子里精明得像只狐狸，这一次，他是想给日和县办一件大事，荆台乡是历届县委、县政府的大包袱，他要能把这个包袱扛起来，非在全国出名不可！这可是个新思路！他这个人，和一般人不一样，专爱做云缝里的一颗星！另外，他在上边养着一层又一层的关系，听说跟大哥也认识！”

马之宗说：“德才这两年蛮长进了！”

杨德才弄不清马之宗是褒他还是贬他，便笑笑说：“别笑兄弟浅薄！”

.....

在回日和县的路上，杨德才先向范嘉白透露了一点马之宗的家庭背景。接着就说明了马之宗有可能要来日和县上任县委书记。

一路上，范嘉白有点喜不自禁。

第二章

1

马之宗的老家在星和县马寨乡的马家沟村。

马之宗上任的第三天，回家看了看四伯马天成，这是他必做的事情。马天成不仅是他父辈中惟一站着的一棵老树，还是位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朝鲜战争的老功臣。全国解放后，担任过日和县委副书记。

马天成兄弟七人，生来是个白豆腐、黑煤渣绝不掺和的性格。他的五弟马天国，因当了共产党的叛徒，被他一枪处决。马天国的亲骨肉——马之玉，又是他千辛万苦养大！

马之宗临走的时候，马天成把他送到车跟前说：“年纪轻轻当了县委书记，这副担子可不轻。遇上改革开放这年头，人心涣散，工作不好做，但有一点，得给老百姓办事，只要给老百姓办事，就没有做不好的工

作。日和县是个农业大县。想在日和县不丢人,什么时候都别忘了搞农业。日和县的人好领也不好领,当书记可不能只给老百姓唱洋戏。老百姓要的是树上结果子,地上收粮食。老百姓骂你的时候,你听不见,等到你知道的时候,一碗水啪地一声泼到了地上!想收你也收不起来了。日和县的地理情况我很熟,哪座山上有几个凹,哪个乡里有几道沟,我闭上眼睛都能想出来。我在日和县留下三点遗憾:一是荆台乡至今还在那里旱着,全县各乡的水利基本上都办了,就差荆台乡。其实,解决荆台乡的旱情,只差在老君山上打条洞,那洞也用不了多长,顶多也就是一千五百米。要是在当年,我一鼓劲就打了。可惜我当时只差没有把一股劲鼓出来。现在,我没有那个力量了。打条洞,再修几十公里长的水渠,把青石河水库里的水引过来,啥问题都解决了!荆台乡的土地不差,就差水!小宗,别忘了,这是四伯欠荆台乡老百姓的一笔债。几届县委书记、县长来了,四伯都操着这个心!这笔债四伯无论如何得还上!当年,为了办平原乡的水利,荆台乡的老百姓们,舍家抛子,带着工具,扛着干粮袋子,哐哩咣啷下山来。现在,平原乡的水利办好了,却把他们早在了那里。二是我想在王莽岭下发展个大果园。那里的土质好,气候好,同样的果子,那里的果子吃起来酥松、合口。可我的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实现。三是在山脑水库里养鱼……你走吧!一句话,你甭忘了四伯是个啥人!啥品性!千万记住:四伯平时给你说的那些话,都是防病治病的药!”

这几天,范嘉白的心情一直异常高兴。一是新来的县委书记,是他的好友马之玉的弟弟,再是他和镇计生专干菲菲有染。

那天他和杨德才从青阳宾馆回来,虽没有喝高,但也喝了个八九不离十。他这个人一般情况下是醉酒不耽误开车。他先把杨

德才送回家里，又想去镇办公室拿一份材料，车在镇政府大院里一停，醉意就冲了上来。他从车里下来，不由得身晃头摆脚步歪。这时，正好让镇计生专干菲菲看见。菲菲的丈夫是国家干部，在荆台乡政府办公室工作，因山高路不平，加上经济上拮据，很少下山。平时，菲菲和范嘉白的关系就不错，范嘉白不断地三百、五百、千儿八百地帮助菲菲解决困难，但范嘉白对菲菲从来没有轻薄的虎狼色胆心，菲菲打内心很感激范嘉白，人前人后，口口声声称范嘉白大哥。菲菲人长得漂亮，前些年传说她与镇党委书记有不清不白的纠葛，所以，一般的人不敢到太岁爷头上动土。

菲菲见范嘉白一摇一晃地走着，先说：“范书记你是不是喝多了？”范嘉白说：“是小菲妹子呀！我喝了两盅，没有喝多！”范嘉白说着伸手抓住一棵拐棒粗的杨树，抓了一会儿，酒精不知搞乱了他的哪一根神经，他就想靠着杨树和菲菲说几句醉话，没想到树小吃不住他靠，他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，弄了个面朝星天仰马翻。菲菲吓了一跳，赶忙大声喊道：“谁在办公室？范书记喝多酒了，快来扶扶！”

结果，喊了半天，一个人也没有过来。没办法，菲菲就跑了过去。范嘉白躺到地上倒比站着的时候清醒点。他说：“妹子呀！我没事，多喝了两杯！躺会儿就好了！”菲菲说：“早春夜凉天，还不把身体弄坏了，来，我扶你起来！”菲菲说着，就用手抓住了范嘉白的胳膊往上拽。范嘉白稍加配合就站了起来。可是，范嘉白站了一会儿站不稳。菲菲就用自己身子紧抵着范嘉白那一摇一晃的身板，这时，范嘉白就有一种男女肉体相贴的那种异样的感觉。可没走几步，范嘉白差点儿又栽倒。没办法，菲菲只好把范嘉白的胳膊搭到自己的肩上搀着范嘉白走。

这时，范嘉白反倒比刚才清醒了许多，走不动的原因是，他的

身子在菲菲那软酥酥的身上一挨，自己就再也当不了自己的家了。

菲菲硬是把范嘉白拖到他的屋子里，费了好大劲摸着电灯开关，又费了好大劲把范嘉白放到床上，正要撒手的时候，范嘉白突然抓住了她的手。范嘉白半醉半醒地说：“菲，我想你好久了，哥想得心里好苦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对你说！”

菲菲说：“范书记，你傻了，我是你妹子呀！”

范嘉白说：“菲，哥知道！哥平时对你咋样？你不知道？你走了哥心里难受！”

菲菲迟疑了一会儿说：“哥，你这样把妹都害了！”

范嘉白说：“菲，你一直在哥的心里装着你知不知道？你再高贵的身子，不也是……你真不让，哥可要放声喊了，哥心里直想喊！”

菲菲说：“你真糊涂了，真把妹妹难为死了！哥，你别乱喊了，让我把电灯拉灭！”

2

马之宗在日和县呆了不到三天就发现：四伯在日和县人民心中的威信真是太高了。在城内，随便找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，都会说出一串对四伯感激的话。什么没有马天成副县长领着人穿山打洞、拦河造田，修渠引水，我们就不可能那样早吃上白馍！那些从农村来的卖红薯、卖山楂和卖野山药的老汉们，感激的话语更动人：“马天成副县长，是一千个一万个县长里难挑的好县长！”